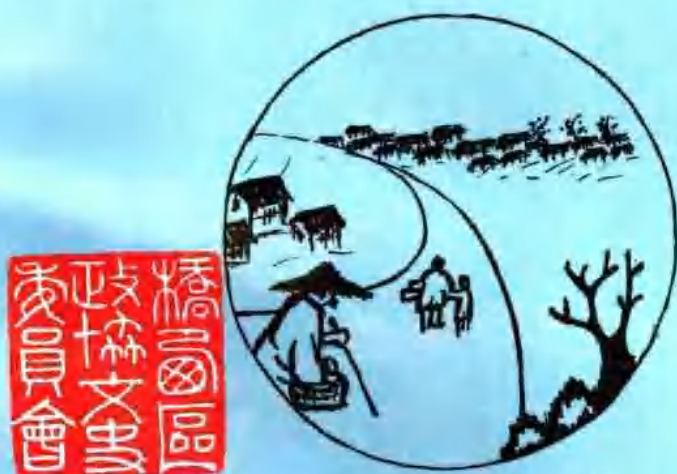


血泪春秋

鄭禹著

桥西区文史资料

第二辑



政协石家庄市桥西区文史委员会编

石家庄市桥西区文史资料

第二辑

血泪春秋

鄭禹著

政协石家庄市桥西区委员会编

一九九二年十月

石家庄桥西区文史资料

第二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石家庄市桥西

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地址：石家庄市维明街6号

河北省新华第三印刷厂印刷

1992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即数1—3500本

石家庄市文化局出准字[1992]第101号 工本费：4.20元

前 言

《血泪春秋》所记述的是昔日石家庄南花园的真实史料。南花园的兴起、发展,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苦难史的缩影。在这块不到半平方公里的小天地里,充满了呻吟、悲哀与血泪;但她却同一个久病不愈而又不甘心倒下去的硬汉子东倒西歪地顽强地走完了艰难的历程,终子在一九四七年冬天拨开了阴霾,告别了凄风苦雨的日子,迎来了晴朗的蓝天!

写史留后人,是我们这一代人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血泪春秋》就是在这种社会责任驱使下所编纂的。建国后,在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的倡导下,在文史资料这块园地里,辛勤笔耕者有千千万万,郑德润(笔名郑禹)就是其中一员。在六十年代初期,担任中共石家庄市桥西区委办公室秘书的郑德润,就着手搜辑南花园的史料。他在广征博采、获得大量史事素材的基础上,以李汉卿的发迹史为主线写了近二十万字章回小说体裁的书稿。这个稿子从构思到脱稿,有幸得到著名戏剧活动家、剧作家、诗人田汉的指导,并亲笔题书名为《血泪春秋》。正当筹划出版事宜时,因发生“文化大革命”,被搁置至今。根据郑德润要奉献给读者的愿望,桥西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接纳了这部书稿。据作者介绍,本书史事中的李家金穴深宅之事,由李汉卿贴身人所提供,街头巷尾之事均来自知情人或知情人的后代。作者对大量素材加以筛选,取其有代表性的要事,精心编写,融历史资料纪实与小说言情趣味于一体;以翔实的史料和犀利的笔锋把李汉卿发迹史,尤其在南花园实行欺诈骗剥百姓的罪行揭露得淋漓尽致。我们遵照编写文史资料的基本原则

与要求,对所涉历史重大事件及重要人物,查阅文献资料加以印证;在保留书稿原貌的基础上,作了删节与修改;在力求不违真实性的前提下,增加了可读性。故此,难免繁文缛节,敬请读者鉴谅。

我们从李汉卿的一生中,不难看出:人生在世,不论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不论是富人,还是穷人,都不能逆历史潮流而动,违民意而行。否则,就会被历史所淘汰,为世人所唾弃。李汉卿出身在农村的贫寒家庭,由于生活所迫进城学徒。在学了手艺又得了一笔外财之后,本该正经地做生意,安分守己地过日子,可他财迷心窍,贪得无厌,一心一意想为人上人,逞威作福。于是乎,丧失良智,长了媚骨,投靠军阀、日寇,与流氓恶棍合污,狐假虎威,媚气与煞气俱全。为横行霸道,不惜重金,豢养一帮走狗打手,赖以欺诈剥削老百姓,成了人人切齿的“南霸天”。李汉卿欺人丧德而增怨,走进了民族败类、历史罪人、人民的死对头的烂泥坑。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作恶多端的李汉卿被推上人民的审判台,得到了他应有的下场,这是历史规律使然。

《血泪春秋》这辑资料,再现了昔日南花园人民群众声声泪、滴滴血的苦难史。从历史走进现实的人们,捧阅这辑资料,想必会有所思,有所悟。愿本书的出版,能竭诚为进行中国近、现代史教育服务。如然甚慰。

于镜海

一九九二年九月

目 录

一	九只“恶虎”窜省城 霸乡里诳妻嫁妹	(1)
二	连城逞凶抢当铺 桂荣卖淫发横财	(4)
三	增记坤鞋店开张 李汉卿敲诈妓女	(7)
四	“笑面虎”靠身豪门 曹松全投资增记	(8)
五	振杰逞凶逼帼英 桂荣称嫂作伴娘	(10)
六	众妖设谋烧增记 曹松全气绝身亡	(13)
七	李聋子巧说滕氏 张铁嘴乱摆阴阳	(16)
八	增记号南迁石门 李汉卿再结新友	(20)
九	李汉卿巧取暴利 张天妮甘心为妾	(22)
十	石门商场被火烧 李汉卿扬言报冤	(25)
十 一	“笑面虎”建南花园 “一刀肉”修游艺场	(29)
十 二	“南霸天”巧施诈术 黄士尧挥军参战	(32)
十 三	李汉卿强抢民女 任小须受辱含冤	(35)
十 四	拓展南花园 建起“金銮殿”	(39)
十 五	李汉卿观光顺德府 狗奴才设计娶莲菊	(42)
十 六	李汉卿月下追女 杨三子吐血身亡	(48)
十 七	李汉卿修花柳巷 众乐户迁入南花园	(50)
十 八	张雅轩被迫搬家 刘玉台无端被讹	(52)
十 九	前院嫁女 后宅纳妾	(56)
二 十	李汉卿扩建华新池 众大商出游抱棧山	(59)
二十一	李汉卿巧骗傅拳师 南花园成立国术馆	(62)
二十二	建“天外天” 修“新世界”	(66)
二十三	真富装穷降地租 笑里藏刀“笑面虎”	(69)

二十四	天香榭变“清凉”阁 李汉卿强掳众商·····	(72)
二十五	玉琴金秀双逃生 苦命莲菊离人间·····	(76)
二十六	女人何辜当礼物 兰子被辱含冤死·····	(82)
二十七	修建庙堂 名利双收·····	(86)
二十八	燕云被骗作贿礼 李汉卿耻长商联·····	(90)
二十九	无耻之徒媚日寇 李“善人”卖身求荣·····	(92)
三十	日寇奸吸骨髓 葛荣和家破人亡·····	(95)
三十一	“笑面虎”媚敌取宠 众妖魔集聚李门·····	(100)
三十二	“南霸天”残害良民 杨金堂一家遭难·····	(102)
三十三	“一心会”特务队相继出笼 李汉卿卖身投敌双跻身 ·····	(107)
三十四	“白脸狼”大闹国术馆 傅仲武寅夜走他乡·····	(108)
三十五	老色鬼修建“仙人洞” 杜志尚下乡选少女·····	(116)
三十六	增记下乡招徒工 工人怠工反虐待·····	(121)
三十七	“白脸狼”砸碎仙楼 “癞蛤蟆”焚一元居·····	(125)
三十八	“白脸狼”花园行凶 老郑三家破人亡·····	(130)
三十九	李汉卿庆六十寿 杨小霞受辱为妾·····	(138)
四十	“杠子红”与“飞飞飞” 杨老瑞被逼他乡·····	(142)
四十一	韩帼英劝夫遭打 张天妮称霸李门·····	(146)
四十二	少女穷途借高利贷 众贼人设计娶素华·····	(148)
四十三	狼来狈去仍如旧 老贼逃跑受虚惊·····	(152)
四十四	石家庄解放 李汉卿伏法·····	(153)

九只“恶虎”窜省城 霸乡里 诓妻嫁妹

1902年夏季的一个夜晚，乌云密布，狂风怒吼，漫山遍野漆黑一团。忽然，一阵电闪雷鸣令人胆寒。闪光中，一对青年男女被风雨吹打得摇曳着，急急忙忙且步履艰难地走在石藁公路上。

这结伴而行的男女，男的叫李汉卿，女的叫杜桂荣。李汉卿小名增元，一八八一年生于藁城五里庄一个农民家里。其父李老太还生一女，乳名秋香，比汉卿小3岁。老太的弟弟李白子一生无儿无女。老哥俩视汉卿这个宝贝小子为命根子，只顾宠不知施教。汉卿自幼娇生惯养，长大后傲慢成性，不仅是家王，而且是里霸，甚至连他父亲也要怵他三分。

1900年，白子托亲求友把汉卿荐到藁城县城一元斋鞋店学手艺。

杜桂荣是李汉卿的表姐，家住藁城县城。李汉卿到县城后，二人来往密切。他在鞋店不务正业，结交了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整天东游西逛。不久，就被掌柜的辞掉了。

人大心大的李汉卿又托人把自己荐到行唐县城宝元斋鞋店当伙计。在行唐，他又结拜了几个盟弟兄。这伙子共九人，号称行唐“九虎”。他们姘女人，搞赌博，打架头毆，胡作非为。后来，他们玩够了行唐县城，决定去省城保定。

李汉卿另有心思，他把盟兄弟们都送走后，便星夜兼程赶回久别的故乡，打算和老婶母商量着娶杜桂荣。

李汉卿回到离藁城数载的五里庄，老太和白子喜欢极了，问长问短，什么都想知道。但李汉卿不管父亲、叔叔的叙叨，急忙拉

住老婶母的手，探问杜桂荣的消息。老婶母满心欢喜，认为这个侄子懂事，没有忘了自己的娘家人。高兴地顺势夸起杜桂荣：“真是女大十八变，你表姐桂荣越法出息得俊俏了，县城里谁人不夸你姨生了个俏‘西施’。她不断地念叨你哩！”

李汉卿急忙追问了一句：“表姐还没有定亲吧？”

“咳！”汉卿的婶子叹了口气，接着说：“可惜呀，她爹高攀了一个四乡闻名的邓财主家。姑爷是邓家的三少爷。”她正想往下说，见汉卿面有怒色，就打住话茬，把话锋一转，带安慰的口气说了句：“桂荣是个有心计的人，她现在还不依哩！”

老婶这后句话，汉卿听了很高兴。当时，他就拿定了主意——和表姐结伴逃往保定。

杜桂荣的父亲是个牲口经纪。桂荣从小就经常跟随父亲跑集上店，见过世面。因为她风流满城，又时常闹点病，所以，人送绰号“病西施”。由于和李汉卿臭味相投，所以当李汉卿在县城一元斋鞋店时，这一对天生的小冤家，就鬼混在一起，并山盟海誓私定了终身。

她虽然遵父母之命，从媒说之言，答应许配邓家，但这只是口头上的一种许诺，暂时的应付，心里却还有另一本帐。

现在，这个老相好的表弟回来了，正应了她日日夜夜所拨拉的小九九。她认为：当人家的儿媳妇是最不理想的，和丈夫另组小家庭也是受拘束的；老守着爹娘也是碍眼的；和泥腿农夫打交道则更不自在；只有和李汉卿姘靠，远走高飞，最对口味。

李汉卿也真是风流场上的能手，他最知桂荣心思，就投其所好地大吹大擂起来：表姐，谁个不知，哪个不晓，江南杜月笙、江北范金英。我们行唐“九虎”，就是范老太爷门下的。这次盟兄把弟投奔他去，只要老太爷开开口，那就是个不小的前程。小弟不是在表姐面前夸口，范老太爷最喜欢我老四，有朝一日，表姐就是掌印夫人喽！

久闻省城繁华，杜桂荣早想一游。有李汉卿这样一个贴心人作向导，也正中下怀。于是她说出了心里话：愿随李汉卿远走高飞。话投机，心相印，一拍即成。于是二人选定了这样一个风雨之夜，瞒了父母，双双奔保定而去。

邓家发现未婚的儿媳妇与李汉卿私奔了，老老少少肝火大发。邓家财大气粗，决意要谋讼。正在准备告状之际，桂荣爹就带领老太和白子来了。

桂荣爹久跑市面，颇有处事经验。他主张抢先一步，由他带领老太和白子到邓家负荆请罪。

邓秋明也不是可怜儿媳妇跑了，而是心疼他的彩礼。所以，就要求老太赔偿。

老太和白子一时拿不出来，邓家又不是好惹的，急得汗流浹背，只好请求桂荣爹看在亲戚的面上，暂时给先垫上，等以后有了再偿还。

桂荣爹把眼翻翻，冲着老太说：“我女儿被你儿子拐走了，咱们四人评评，非我谁能忍耐！常言说：‘家丑不可外扬’，我才找上你们来，咱们核计核计，我丢女，他失媳，唯独便宜了你家，还叫我拿彩礼！”他转脸对邓秋明说：“邓东家，你圣明，他们哥俩太不讲义气了。”他眼珠子乱转，眉头一皱说：“我有一言，大家听听，邓亲家不是早想纳妾吗？我看，把李家的秋香姑娘送给邓亲家，邓亲家也别追彩礼了！你们也就不为彩礼发愁了，虽然是乱点鸳鸯谱，但也确是个完全之策。”他挤眼弄嘴，又抬头哈哈大笑了一阵，说：“不知你们双方意下如何？”

邓秋明早知秋香姑娘上炕针线，下炕米面，在众人中也是数得着的。就顺坡下驴逼上来：他心里喜欢，却不露声色，装着无可奈何的样子，说了句：“凑合着吧。”老太和白子无计可施，只好答应了这门亲事。桂荣爹当大媒，把秋香姑娘许给了邓秋明为妾。

从此，逗妻嫁妹的故事传遍了乡里，却苦了一个秋香姑娘。

连城逞凶抢当铺 桂荣卖淫发横财

北方帮会，辈份最大的范金英八十多岁了。当年仗恃徒子徒孙的势力，在北方称霸。曾与清王朝宠臣、直隶总督、卖国贼李鸿章搞得火热。他们俩互相协恃，维持各自的统治势力。李鸿章调京后，范金英依然是历任省官的太上皇。晚年时，他更把势力发展到各县，行唐县城的“九虎”就是他的得意玄孙。

大“虎”张义洲率领二“虎”吴振杰、三“虎”赵连城等八人投到范金英门下。范金英对张义洲的驽悍、吴振杰的奸诈、赵连城的凶煞都非常赏识。几经周折，把张义洲荐到军营当了管带，把赵连城荐到捕房当上了巡官，独将吴振杰留坛伺候香门，其它诸“虎”待机任用。

“笑面四虎”李汉卿和表姐杜桂荣披星戴月，昼夜兼程赶到保定时，已经是1902年8月了。

张义洲邀请各“虎”，在鹿鸣春大饭店大摆酒宴，为李汉卿和杜桂荣洗尘接风。

大把的银元，豪华的宴席，使杜桂荣对这个挥金如土的张义洲产生了好感。她款款道谢，连连给张义洲斟酒，而且代替张义洲斟了满门风。她的俏丽、利索的举动和一张利口，得到了一群“虎”的啧啧赞叹。

赵连城借酒遮脸，大发厥词：“四弟少而有为，四弟妹倾城倾国，才子佳人，吾兄弟不如也！”

他话音刚落，群“虎”中有人为他这驴唇不对马嘴的充斯文

而捧腹大笑。

“笑什么！这哪象个带兵的来头，大家都是光棍，娶个老婆能这么标致漂亮，我张义洲的坟上就冒青烟了！”张义洲红涨着脖子，目不转睛地瞅着杜桂荣，阿呵巴巴地还想说下去，但是，他担心话多有丑，惹这个初见面的弟妹笑话，憋得他哼了几声，也就打住了。

吴振杰不愧是有心计的人，他扬起双臂，以肯定的语气说：“大哥言之有理！弟等谨遵吩咐，今天的宴会就算九虎一枝花天作之合了。”

寒风吹着落叶，乌鸦噪鸣归巢。在一个凄风苦雨的秋末黄昏，张义洲和他的马弁急急忙忙地奔驰在杀人场（保定地名）上。

张义洲抹抹头上的大汗，喘着粗气连声催促着马弁：“快走！快走！他妈的，你小子把饭都吃到鼻子眼里了？要是让四爷碰上，给我找了背兴，我枪毙了你这个猴崽子！”尽管张义洲催得紧，可是沉重的包袱把马弁压得喘不过气来，他害怕这个不讲理的上司，只好喘嘘嘘地跟着跑。

“你在门口对过看着点！四爷要是回来了，就招呼一声！偷偷出事就小心你的脑袋。”张义洲一边曳过马弁背的大包袱，一边瞪着贼眼吩咐着。

李汉卿进省城已经十来年了。这几年，范金英因事事不如意，心绪不佳，就一直没有管他。李汉卿和杜桂荣仍在杀人场处的房子住着。李汉卿白天帮帮吴振杰，晚上守着杜桂荣，反正没钱花时就向老婆要。杜桂荣见此光景，妍靠张义洲的胆子越来越大，甚至把久欲闻腥的赵连城也勾搭上了。他们明来暗往，李汉卿也无可奈何，闷了时，他就哼几声自编的二簧腔：“大丈夫志在四方，俺李某岂能鼠肚鸡肠，有朝一日遂吾愿，某要效那场帝明皇。”他觉得反正不是明媒正娶的，反正有钱的王八大三辈，当“乌龟”怕甚，图个有酒喝、有钱花也算本事。

1912年年初，大街小巷都在议论天津兵变，石门兵变，张义洲所率的营也风传着要兵变。张义洲怕事变后闹个措手不及，才把苛扣士兵的饷钱，连同当月的饷钱，连夜送到杜桂荣这里存放。他一边数着一边向杜桂荣交待：“这是黄金三十条，银元两千五百两，你要好好收藏！如果兵变，他们是要杀我这个头的。”他摸了摸颈上肥乎乎的秃头，接着说：“到那时，你我就远走高飞，这些钱够我们快活一辈子的了。”

“好！刨坑掩埋起来。”杜桂荣低声悠气地说。

她一面麻利地收起张义洲送来的金银等物，一面如哀似怒地说：“切不可让老四知道，他要知道了，就统统送给他的老娘了。”她怕张义洲多心，又连忙妩媚地冲他一笑，倒在张义洲的大怀里了。

1912年3月1日下午，驻保定军队忽起冲突，城中秩序顿乱。乱了几天后，二镇兵变，兵营里响起了爆豆般的枪声。杜桂荣呆地蹲在炕下，抱着蓬松的头发，瑟瑟发抖。

赵连城和五、七、九“虎”，喘嘘嘘地跑进杜桂荣屋里。把背着的大包袱往炕上一扔，抹了抹脸上的汗水，急急地说：“兵变了，老大被打死了，老六、老八和我们去抢当铺，被他妈的老西朝奉挡住了。老西可真刁，舍命不舍财，我们开枪打了他三个眼，才放下了手。”他指指炕上的大包袱说：“这是拿命换来的东西，你和老四要好好的给保存着！”他一边看了看天色，一边接着说：“我们是不能再呆下去了，趁着人乱，天不明，溜他娘的吧！”赵连城甩了条毛巾，包住还在流血的手指头，擦了擦脸上的汗水，看了一下呆若木鸡的杜桂荣后，大喝一声：“走！”几条黑影消失在黎明前的黑暗中。

增记坤鞋店开张 李汉卿敲诈妓女

保定兵变，张亡赵逃，唯独便宜了李汉卿。这使他更加崇拜“人不得外财不富，马不食夜草不肥”的市侩哲学。他在外财既得的得意之时，就谋划着再发更大的财。经过几番思索后，一个在省城开办鞋店的计划形成了。

那时，妓女在省城盛行，为求“兴隆”，她们舍得花钱打扮。“时宝斋”、“天一斋”的名鞋，只是讲究坚固耐用，外形古板不美观。李汉卿觉得这是一缺，要使省城“名花”大增姿色，就要在鞋上作点文章，来个锦上添花。他打定主意：开个专门满足女流之辈的坤鞋店，而主要的买主就是妓女。他认为这可以怜香惜玉，不失风流。于是，就在杜桂荣哀张伤赵之际和她商议：“表姐！兄死弟遁，咱无人靠了，你我夫妻还是想个完全之策。”他看了看垂头不语的杜桂荣。就又试探着说：“依我看做鞋是我的老本行，而且省城又缺个坤鞋店，咱们不如开个鞋店，虽不是高官，但也能作阔商，你看如何？”

杜桂荣这时觉得一个称心如意的人都没有了，只有这个老四还算是亲人，就点头答应了。

他俩匆匆搬出了杀人场，在马号（保定地名）租赁了门脸，开设了增记坤鞋店。

杜桂荣在李汉卿的劝说之下，拿出一笔钱让李汉卿远去京、津、沪、杭。李汉卿这次并非虚行，他大开了眼界，并聘请来了手艺高的鞋匠。

增记坤鞋，标新立异，讲究品种，专务时髦，在省城独树一帜

帜。名花妓女也都喜欢增记的鞋，更加喜欢这位打情骂俏的李掌柜。光顾鞋店的妓女川流不息，增记成了专门服务于妓女的鞋店。

李汉卿见此情景，觉得这一宝又押红了。他得意地说：妓女鞋一夜鲜，图花哨不图坚，早破早买，才能生意兴隆。

他挑选了一批漂亮的小伙子站柜台，以迎合妓女的欲望。他还亲自出马，到每个妓女院里兜揽生意，使增记大发其财。

这时期，他也装扮得道貌岸然，跻身到大商巨富的行列，与众人称兄道弟，俨然是个资本家了。

“笑面虎”靠身豪门 曹松全投资增记

曹松全的祖上是清朝的皇粮庄头，子袭父业，传到曹松全这一代。他自幼读了不少子曰诗云，但屡次参加科举考试均未试中，于是，心灰意冷地罢试了。壮年时，他靠重贿当权者，谋取了皇家财米库掌库的差使。但人们还是称他“曹庄主”。

曹家在省城，是跺跺脚四城就颤的豪门大绅，所以，俗称“曹家财数不来。”历届官府都要投拜曹家门下，否则就会出任不吉。曹松全和范金英被并称为：“范势曹财”。

李汉卿对此是了如指掌的，早就想沾沾这个豪门之光，但苦于不得机会。

这一天，吴振杰从外面跑回来，看看无事可做，就坐在柜房里闲谈：

“曹庄主新纳小妾，老头子派人远去京沪，为“嫣红”、“姹紫”大购时装……”

一直垂头不语，细细品茶的李汉卿听着听着象吃了灵丹妙药，

触动了中枢神经，一下子站起来，抓住吴振杰的手，问道：“二哥！你刚才说什么？”

他听了吴振杰的重述，眼珠一转计上心来，摇着吴振杰的手说：“我有意给曹府送几双凤履缎屐，借此，投帖拜访一下曹庄主，你看怎样？”

吴振杰见李汉卿的形态，就都明白了。他深思了一下，语意深长地说：“投靠曹庄主，是求之不得的好事情，四弟大才高见，愚兄愿效微劳！”他见李汉卿喜上眉梢，就慢慢挠着头皮若有所思地说：“曹松全仰仗朝廷圣眷优隆，靠祖宗的福荫，欲夺省城大权，以四弟宏大抱负，当应求之。但当具晚生帖子，预先投进。我再求曹府管家美言一二，所求必达！凤履缎屐当遵古加工细做。管见如此，不知四弟以为然否？”笑面虎眉开眼笑，精神更加抖擞，连连作揖道劳。

曹松全站仪门，和新来投效的李汉卿频频点头，握手寒暄。把李汉卿迎至内书房，视为贵宾接待。

李汉卿请曹松全入上座，一定要执晚生礼数，谦之再三，还是让李汉卿行了大礼，曹松全略略欠身还了手礼，连道“不敢当，不敢当啊！”

宾主就座后，李汉卿大展江湖利口，只说得曹松全不住地点头，啧啧称赞：“贤契少年英俊，老朽倾慕已久，老弟在省城大展鸿图，可谓一鸣惊人，宝号增记，鹤立鸡群，定发大财！”

他俩互相恭维，又各自大吹大擂。他们心里各有各的如意算盘。李汉卿要靠曹松全来提高自己的身价，把省城商界瞧不起自己的风压一压，卸去“膏药李”、“破鞋李”的绰号。曹松全早就知道增记有赚头，而今，李汉卿主动投上门来，正中本意，一来投点资，赚点钱，二来把这个出身“范门”的生虎子拉过来，实为壮威之举。因此，他们越谈越投机，都惜相见之晚。

后来，曹松全还让自己的女儿认李汉卿为义父。

李汉卿财、势俱备，就把义弟李千召来，修建了天华市场。又派吴振杰在第一楼开设了增记第一分号，让盟兄张贯在天华市场开设了增记第二分号。

这时，李汉卿的增记坤鞋店，更别开生面地翻新时样，除本省市场外，还远运苏、杭销售。

由于京汉路、正太路相继在1902年、1907年通车，正定、石门飞快繁荣起来。增记又在石门、正定、郑州等地开设了分销处。

当时的农村，连年荒旱，不少农民为了糊口，只得卖去土地进城谋生。增记有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廉价劳动力，雇员由初期的八、九人猛增到二百多人。

这时的李汉卿，虽不敢公然和当地大商号分庭抗礼，但已基本上能同他们并驾齐驱了。

振杰逞凶逼帼英 桂荣称嫂作伴娘

1914年春，李汉卿静极思动，要效仿一下古人游春。他率领着吴振杰、张贯、李千，乘坐特制的双骡轿车，到郊外野游。

他们既不会吟诗作赋，又不会舞文弄墨，却硬充文人墨客，大谈风花雪月。这一场假斯文的乱弹，倒勾起了李汉卿往年的心事：杜桂荣年青时，勾张引赵至今洗不掉这顶“绿帽”的阴影，而且杜氏已半老徐娘……他越想越有气，就在谈话中流露出再娶的意思。

“二哥和弟兄们是知道的，家父与叔叔二老守着我自己，桂荣又不生育。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我想再给我叔叔娶个侄媳妇，生个一男半女的，也算我李增元有良心。”